

## 杜甫亂後初遇鄭虔心理擬構：杜甫「鄭駙馬池臺喜遇 鄭廣文同飲」考論

査, 屏球  
復旦大学教授

<https://doi.org/10.15017/20553>

---

出版情報：中国文学論集. 40, pp.38-47, 2011-12-25.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 杜甫亂後初遇鄭虔心理擬構

——杜甫「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考論

查 屏 球

杜甫「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曰：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  
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留連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關於本詩的解讀，諸家少有疑義，但細疏前說，疑點實有不少，有必要重新考索。

### 一、寫作時間的問題

這個問題，一直未有定論。郭知達《九家注》卷十九置於《得舍弟消息》與《蠟日》之間，斷為至德二年年底作，即在唐軍收復長安、東京後，並引趙次公注認為「燃臍」指祿山死，「漢臣」指鄭虔歸，但與相關史料對照，唐軍收復長安是在九月底，肅宗入長安在十月下旬，其時是冬天，而詩中明言「春夜」，這說明杜與鄭的會面以及詩的寫作時間當是春季，不是年底之時。

鄭虔在叛軍占領長安後曾被授與偽職，杜甫能與之見面於鄭駙馬處，表明他已獲得自由。關於唐軍收復長安以及降官受罰之事，史書有明確記載；《舊唐書·肅宗紀》：

丁卯（二十三日），（肅宗）入長安。士庶涕泣拜曰：「不圖復見吾君！」……己巳（二十五日），文武舊從官免冠徒跣，朝堂待罪，禁之府獄，命中丞崔器劾之。

諸史記載唐軍於至德二載九月二十八日收復長安，十月十八日收復東京。肅宗於十月二十三日入長安，並於十月二十五日收押降官。其時降官多集中於東京，《通鑑》記：「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唐軍在十月十八日收洛陽後即將降官押送到長安。兩地路距約有五、六天行程，可以推斷肅宗二十五日在長安所見降官應是由洛陽押解過來的，鄭虔應在其中。此時鄭虔應處在被羈押中，杜甫似不可能與之相見並登臺。肅宗在收復東京後就開始表彰不降者，處置接受偽職者。如《通鑑》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載」記：廣平王俶遣將堅決不降者甄濟送到京師，

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禦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污者，勿問。」……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

鄭虔被貶爲台州司戶，所受是最輕一級的處罰。《通鑑》把處罰降官的事系於至德二載年底。三司審查，需要時間，最輕者應是放在最後處理，從十月底延至來年春得到處罰結果，是完全可以可能的事。故本詩當作於乾元元年春。錢謙益《錢注杜詩》將詩置於《送賈閣老出汝州》、《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之間，亦定爲乾元元年，這是比較符合實情推斷。

黃希原、黃鶴《補注杜詩》之《年譜辨疑》，又提出一說。他將本詩寫作時間定在至德二載春，認爲杜甫亦爲叛軍虜至東京，才與鄭虔相會，其理由有二，一是「燃臍」是指安祿山死，安祿山即死於至德二載正月；二是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他反對乾元元年春之說，以爲上一年至德二載十二月已定罪被貶，杜甫在諫省不當與之同飲。仇兆鰲

杜甫亂後初遇鄭虔心理擬構

同意此說，並作了一些修正：「想此時賊黨稍縱降官，鄭得回京也。黃鶴疑公與虔皆被拘東都，因飲駙馬池臺。按公在長安未嘗至東都，恐長安別有鄭駙馬池臺，不必指河南新安之池臺。又是年九月克復西京，十二月詔定從僞者之罪，虔貶台州司戶。若乾元二年春，公在諫省不應與之同飲流連矣。」

將詩中內容與安祿山相聯系，應是一種頗富想像力的推斷，但未必確切。首先，《新唐書·安祿山傳》記：

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群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豬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言，捫佩刀不得，振輻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於床，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祿山死。

安慶緒正月六日即位，二月才傳出安祿山死的消息，之前都是絕密之事。杜甫在當時應無法獲知這一消息。而得知這一事時，叛軍傳位已定，難有初聞之興奮。其次，關於「燃臍」一典，洪邁《容齋隨筆》之《續筆》卷七言：「僭亂的對，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邯鄲，公孫攢易京，皆自然的對也。」以邯鄲代指僭亂之賊，是通行的表達方式，「燃臍邯鄲敗」，應指安祿山叛軍的失敗，而不僅是指安祿山之死。再者，在陷賊期間相見，說鄭虔是「握節漢臣回」，也不合適。這句意思應是：叛軍失敗了，你象蘇武一樣，身陷敵中而又及能保全氣節而歸。

至於說杜甫在諫省，鄭虔被三司收押，兩人無緣相見，也是一種想當然的推斷。唐軍占東京初，為分化敵軍，對降官採取了寬大政策。《新唐書·安祿山傳》：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膏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眾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駟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

據此看來，其時叛官降者多獲原官職，鄭虔在回到長安之初，未定罪之前，也應有亂前官職身份，杜甫與之相見，仍可稱其為「鄭廣文」。況且，有文獻記錄（下文將引）鄭虔在羈押期間曾為崔圓作畫。既然可以為崔圓作壁畫，當時可能還有一定的行動自由，故有可能與杜甫會有飲酒作樂之事。杜甫《題鄭十八著作虔故居》一詩也追憶了當時的事：

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陵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翁懷直道，也沾新國用輕刑。

詩中敘述了亂後重逢情況，與《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一詩情景非常契合，可印證杜甫與鄭氏在亂的重逢與分別確實是在春季，而且他將鄭虔視為蘇武的說法也是一直未變。

## 二、詩題中稱呼問題

本詩題作《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這與鄭虔實際官職並不相符。《新唐書·鄭虔傳》記：「（鄭虔）嘗自寫其詩並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本詩稱「鄭廣文」，而不稱「鄭著作」。《新唐書·百官志二》：著作郎從五品上階，弘文館博士與太學博士同，屬正六品上階。官階正好差一品。杜甫約在天寶九載與鄭虔交往，其詩中對鄭虔的稱呼與鄭虔的實際職務一直是一致的。安史之亂前只稱「鄭廣文」，安史之亂後，鄭虔被貶為台州司戶參軍，在其就任前，稱其為「鄭十八」，就任後稱其為「鄭司戶」，如《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其它如：《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醉時歌》（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所思得台州鄭司戶消息》、《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杜甫在詩題中也有稱「鄭著作」的，共有二首，即《題鄭十八著作虔故居》、《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那麼，在這一首詩中，杜甫為什麼不稱他最高官職呢？對於這一問題諸家都未發現。顯然，這也是需要解釋的事。仇注引舊注云：「盧注：題曰『廣文』稱舊官表其志也。」這一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廣文博士一職，是唐玄宗專為鄭虔設置的。

《唐會要》卷六十六：廣文館，天寶九年七月十三日置，領國子監進士業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學，以鄭虔為博士，至今呼鄭虔為鄭廣文。

## 杜甫亂後初遇鄭虔心理擬構

《唐語林》卷二：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

廣文一職是鄭虔比較光榮的事情。但言「表其舊志」也較勉強，因為稱「著作」也可表志。新近出土的《鄭虔墓志》可為解答這一疑難提供一些線索，它詳敘了鄭虔仕宦經歷：

弱冠舉秀才，進士高第。主司拔其秀逸，翰林推其獨步。又工於草隸，善於丹青，明於陰陽，邃於算術，百家諸子，如指掌焉。家國以爲一寶，朝野謂之三絕。解褐補率更司主簿，二轉監門衛錄事參軍，三改尚乘直長，四除太常寺協律郎，五授左青道率府長史，六移廣文館博士，七遷著作郎。無何，狂寇憑陵，二京失守，公奔竄不暇，遂陷身戎虜。初脅授兵部郎中，次國子司業。國家克復日，貶公台州司戶。非其罪也，國之憲也。經一考，遭疾於台州官舍，終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九，時乾元二年九月廿日也。

墓志既明言鄭虔在安史之亂前任職是「著作郎」，又言：「無何，狂寇憑陵，二京失守。」這表明鄭虔是在天寶十五載六月二十三日，長安失守前不久得到這一職位的。這一分析與推斷，與杜甫其它詩中所敘也是一致的，如《八哀詩·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中言：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天生知賢，學立遊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葛何技癢。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禦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

詩中敘述了鄭虔一生的仕宦經歷與詩書畫學多才華，敘及「台州掾」一職前言：「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他指出鄭虔任著作郎就在安祿山叛軍攻入長安之前。這與墓志所敘相同。這些情況是杜甫事後的回憶，估計在當時他是不了

解的鄭虔任著作郎一事。

這段期間裏，杜甫在做什麼呢？《由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一詩表明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他離京到奉先探親。十一月中旬安祿山叛亂消息傳來，返回京城，由《晦日尋崔戡李封》、《送率府程錄還鄉》等詩看，天寶十五載正月、二月，詩人一直在右衛率府胄曹任參軍職。由《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看，約在五月間，詩人又一次北上奉先探親。直六月二十三日，叛軍入長安，詩人倉皇北上接上妻兒一家向白水、三川一帶逃難。可見從戰亂之初，杜甫或忙於職務，或行色匆匆，未有與鄭虔會面的機會。如果鄭虔由廣文博士升職為著作郎一事發生在天寶十五載五月後，詩人完全有可能不知道。戰亂後重逢，雖然已是相隔一年多了，杜甫仍以先前所知的職位稱呼他。杜甫對鄭虔的這一稱呼，又可證明本詩應寫於戰亂後他們重逢之初，其時杜甫對鄭虔戰亂前任職情況仍不了解，故仍沿用戰亂前所知道的鄭虔最高的職位稱呼，而不稱其為「鄭著作」。鄭虔身為帶罪之人，自然也難以啓齒解釋亂前升遷的光榮。這是一個細節問題，似乎無關宏旨，但是，一當可以坐實這個細節，則可拉近讀者與原者距離，也可更真切地感受詩人的亂世心態，想像到杜甫與鄭虔在亂後會面時那一絲的尷尬。

### 三、杜甫與鄭氏家族關係

關於上詩在理解上還有一個問題：鄭虔既為叛官，杜甫以蘇武之事稱贊他，似乎不合常情。這可能鄭虔在陷賊期間的特殊表現相關。《新唐書·鄭虔傳》記：「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鄭虔在陷賊期間，既有稱病不就職之事，又有以密章與肅宗朝廷通報的表現，杜甫以蘇武之事稱贊他，也應是為他陷賊之事的辯解。這些降官在收押期間，為減罪都作過不同程度的努力。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記：

唐安祿山之陷兩京也，王維、鄭虔、張通皆處賊庭，啗克復之後，朝廷未決其罪，俱囚於楊國忠之舊第。崔圓相國素好畫，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後皆從寬典，至於貶竄必獲善地。

杜甫亂後初遇鄭虔心理擬構

由鄭氏作畫脫罪一事看，杜甫爲之辯解也是對他的一種幫助與安慰。杜甫如此稱贊他，也是基於在長期交往中形成的對鄭氏人格的信任。但是，杜甫全詩的格調是悲劇性的，對鄭虔前景並不看好，以至「淚落強徘徊」？這種憂愁感傷後的真實內容是什麼呢？與鄭氏的見面，爲什麼讓他如此傷感？

杜甫與滎陽鄭氏家族多人有着密切的聯系，其中最密切的就是鄭宏之。杜甫《祭外祖祖母文》言：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外王父母之靈……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輝。漸漬相勸，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外。

杜甫的外祖母，爲唐太宗李世民第十子紀王李慎之孫女，義陽王李恂之女兒，又是唐高祖李淵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之外孫女。李慎、李恂、李元名在武後朝都遭陷被害。杜甫後來在夔州曾與高祖第十七子道王李元慶之曾孫李義有交往，其《別李義》言：「神堯（高祖）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元慶）與舒國（元名），實維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杜甫與鄭宏之是同外祖母的姨表親兄弟，鄭宏之與杜甫在當時都會因爲有了這樣一個外祖母而連成一個整體，如杜文言：「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鄭宏之在當時還頗有名氣，《太平廣記》中卷四百四十九收有一則關於他的故事：鄭不怕鬼，而且還降伏了黃狗變成的鬼神：

宏之掌寇盜，忽有規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檨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規將行盜，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事雖小說家言，所官秩與史實相近。《全唐文補編》卷八所收鄭宏之作《大唐故特進右監門衛大將軍兼靜邊州都督靈州都督西平郡開國公拓拔公（寂）墓志》所署職爲：「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守夏州刺史、上柱國。」時間是開元二十五年八月一日。小說言甯州、定州，與夏州相近，或許小說傳聞之誤，抑或是甯州前又有夏州之任。他與



杜甫合祭外祖母時，他應已任州刺史一類的高官了。杜甫寫作此文應在開元二十五年前後，而非在天寶年間。杜甫詩題中提及的鄭駙馬，在杜詩中還有兩處，他也是當時的有名的孝子。《新唐書·孝友傳》中有傳：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祭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癡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顧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這個故事可能是由獨孤及《鄭駙馬孝行記》最先記載下來的，鄭潛曜是鄭萬鈞之子，鄭萬鈞是唐睿宗女婿，他還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曾得到開元文宗張說的稱贊，《張燕公集》卷十二《般若心經序》：「秘書少監駙馬都尉祭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乃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葉。」鄭虔以書法、繪畫、詩歌爲當時「三絕」，這也是傳承了鄭氏家族的家學。關於鄭萬鈞、鄭潛曜父子還有以下傳說，《太平廣記》卷九十七：

唐代國公主適祭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常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並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這傳說也顯示鄭氏家族佛教信仰的傳統。他們都是李慎的侄孫女婿，在這一層關係上，杜甫與他們也算是親戚。杜甫另外兩首提及鄭駙馬的詩爲《鄭駙馬宅宴洞中》、《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其中提到：「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簾青琅玕。」「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可見杜甫是鄭駙馬家的常客。這種關係的形成應緣於杜家與鄭家的特殊關係，詳見下表。

鄭家是皇室的外戚，杜甫因鄭家與皇室有了更近的關係，杜甫與鄭駙馬也屬姨姨親，鄭宏之，身世不明。杜甫與鄭虔等鄭氏成員交往密切，可能也不只是藝術趣味相同，而在於杜家與鄭家這種複雜的姻親關係。這種親屬關係，是

杜甫亂後初遇鄭虔心理擬構

杜甫距離權力中心最近的地方，也是他可以依賴的權力資源。其《八哀詩·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祭陽鄭公虔》中言：「詞場竟疏闊，平昔濫吹獎。」即言自己在科場失利，卻得到鄭虔的欣賞。杜甫天寶四載作《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即為臨晉公主生母所作，他自言：「甫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托，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闕，遊夏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他認為自己是出入公主府第的常客，能作此文是緣於公子「泛愛」。顯然，鄭潛耀對他的文才已比較看重了。杜甫在制舉考試失敗後，又以獻賦獲得玄宗的注意，終於跨入仕宦門內，其中原因，我們不能不考慮到鄭家叔侄所起的作用。

杜甫與鄭氏家族這種複雜的關係，決定了其詩中的情感內容也是相當複雜的。安史之亂前，鄭潛曜、鄭虔都是王親貴族，風光無限，杜甫也借著與鄭氏諸子的關係而與王室高貴血統攀上的關係。但是，僅經歷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國家破碎，盛世已逝。他們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玄宗奔亡時，僅帶有公主王子少數人，留在長安者多數被害，鄭駙馬可能是隨玄宗逃離的，史載至德二載十二月玄宗回長安，鄭駙馬可能也在此時回到長安。鄭駙馬雖是玄宗女婿，但肅宗此刻正提防並冷落玄宗朝舊人。鄭虔雖是玄宗特命的廣文博士，此時又因有陷賊之事而惶惶不安。杜甫已經因為替玄宗舊臣房琯求情而受到打擊。三人面對亂後新朝，都應有辛酸之痛。杜甫在此前好用「阮氏子弟」的典故比作鄭家，本詩也一樣，只是他們都沒有了阮籍那樣的名士傲氣了。因此可以說本詩中，既有戰亂後初逢時的驚喜，劫後餘生的慶幸，還有對時代巨變的感傷以及對前途未蔔之未來的憂懼，詩中交織了喜慶與憂傷雙重對立的因素。

實證是我們研究與解讀古典文學作品必不可少的一個方法，它需要研究者盡可能搜集相關文獻材料，為理解作品搭建比較充實的歷史空間，了解作者真實的處境與心理，從而對作品的構思與情感作出合理的判斷。同時，我們還須認識到求解本事不是解讀文學作品最終目的，引導讀者借助原作文本體味其中的情感要素，產生共鳴，這才是文學研

高祖李淵		
太宗李世民		
高宗李治		李慎
睿宗		李棕(娶李元名女) 李棕女(嫁與崔氏, 為杜甫、鄭宏之外 祖母)
李隆基	代國長公主 (嫁鄭萬鈞)	
臨晉公主	鄭潛曜	崔氏(杜甫母) 鄭宏之母某
		杜甫、鄭宏之

究的功能。爲達到這一目的，實證法固不可少，但有時在材料的有限的情況下，讀者對作品的解讀並不會止步，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排除憑虛擬構的作用，即利用僅限的信息，作出最符合文本的推想，也應一種有效的研究方法。以下筆者即以解讀杜甫一詩爲例說明在作品研究中實證與推論擬構的不同作用。對史實、文本及人物生平的考證，爲我們把握詩中情感與心理建立堅實的歷史空間，但是，面詩題與墓志的矛盾，現有材料已無法說明，這則需要我們作出大致合理的推斷，擬構出具體的藝術空間。實證工作做得越仔細，越具體，擬構的空間也就越充實，越真實；同樣，擬構的思維若符合歷史邏輯，也能將零散的實證材料組合起來，枯燥的實證也越顯得有生氣，並越具有歷史的活力與藝術的生命力。兩者結合可使古典文學研究既可保持科學的客觀性與規範性，又不失藝術的靈性與透脫感。

## 注

(1) 見《全唐文·千唐誌齋新藏專輯》，吳剛主編，三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249頁。

(2) 《鄭虔墓志》言：「公諱虔，字赳庭，滎陽人也。本枝自周，因國氏鄭，爾來千有餘年，世爲著族。曾父道援，隋朗州司法參軍。大父懷節，皇澧州司馬，贈衛州刺史。父鏡思，皇秘書郎，贈主客郎中，秘書少監。公則秘書之次子。」世系排列很清楚，很遺憾的是鄭宏之、鄭萬鈞的世系情況不明，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與《元和姓纂》中都查不到相應的信息。

(3) 杜甫與鄭家子弟交往頻繁，他在寫給這些表兄弟的詩中已形成了固定的稱呼，他常將他們與自己一起比作阮籍及阮氏子弟。如：「君見窮途哭，宜憂阮步兵。《敬贈鄭諫議十韻》」「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蕭條阮臧在，出處同世網。《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本詩言：「俱過阮宅來。」也都表達相同的意思，他已視鄭家子弟在人格上屬於自己的同類。

【編集者付記】本論文は、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二五〇回文藝座談会において、発表いただいたものである。